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

臺灣開明書店

民國四十九年八月臺一版發行
民國六十四年二月臺五版發行

每冊基價精裝三元
平裝二元一角
(按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中國文學批評史綱

*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臺灣開明書店

發行人 劉甫琴

印刷者 臺灣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七號
電話 五二五三六 五二〇〇〇 號
郵局劃撥賬號第一二五七號

臺灣開明書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一一二三六號

目次

第一	緒言	一
第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諸家	三
第三	詩三百五篇及詩序	九
第四	西漢之文學批評	一四
第五	東漢之文學批評	一七
第六	建安時代之文學批評	二四
第七	陸機陸雲	二七
第八	皇甫謐左思陸虞附李充	三二
第九	葛洪	三六
第十	范曄蕭子顯附裴子野	四〇
第十一	沈約	四四
第十二	劉勰	五〇
第十三	鍾嶸	六二

- | | | |
|------|---------------|-----|
| 第十四 | 蕭統蕭綱蕭繹 | 七〇 |
| 第十五 | 顏之推 | 七五 |
| 第十六 | 隋代之文學批評及「文中子」 | 八一 |
| 第十七 | 唐初史家之文學批評 | 八四 |
| 第十八 | 劉知幾 | 八八 |
| 第十九 | 初唐及盛唐時代之詩論 | 九三 |
| 第二十 | 白居易元稹 | 九七 |
| 第二十一 | 韓愈 | 一〇二 |
| 第二十二 | 柳冕柳宗元李翱皇甫湜李德裕 | 一〇六 |
| 第二十三 | 司空圖附唐人論詩雜著 | 一一三 |
| 第二十四 | 歐陽修曾鞏 | 一一八 |
| 第二十五 | 王安石蔡條葉夢得 | 一二三 |
| 第二十六 | 蘇軾蘇轍張耒 | 一二九 |
| 第二十七 | 黃庭堅 | 一三六 |
| 第二十八 | 陳師道范溫 | 一四三 |
| 第二十九 | 呂本中韓駒 | 一四九 |

第三十	張戒	一五五
第三十一	楊萬里姜夔陸游	一六一
第三十二	葉適	一六八
第三十三	朱熹附道學家文論	一七二
第三十四	自詩本義至詩集傳	一八〇
第三十五	嚴羽	一八四
第三十六	劉克莊	一八九
第三十七	晁補之李清照黃昇	一九五
第三十八	沈義父張炎	一九九
第三十九	方回	二〇四
第四十	元好問	二〇九
第四十一	貫雲石周德清喬吉	二二三
第四十二	高棅	二一八
第四十三	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附李東陽	二二四
第四十四	楊慎	二三〇
第四十五	謝榛王世貞	二三五

第四十六	唐順之茅坤	二四三
第四十七	歸有光及「弇州晚年定論」	二四八
第四十八	徐渭臧懋循沈德符	二五三
第四十九	呂天成王驥德	二五七
第五十	袁宏道	二六三
第五十一	鍾惺譚元春	二六八
第五十二	錢謙益	二七三
第五十三	馮班	二七九
第五十四	陳子龍吳偉業	二八四
第五十五	黃宗羲	二八九
第五十六	王夫之顧炎武	二九五
第五十七	侯方域魏禧	三〇一
第五十八	毛奇齡朱彝尊	三〇六
第五十九	王士禛	三一
第六十	吳喬趙執信	三一八
第六十一	葉燮	三二三

第六十二	清初論詞諸家	三二九
第六十三	金人瑞	三三六
第六十四	李漁	三四一
第六十五	方苞劉大槐	三四五
第六十六	姚鼐劉開	三四九
第六十七	紀昀	三五四
第六十八	沈德潛	三五八
第六十九	袁枚	三六二
第七十	趙翼	三六八
第七十一	章學誠	三七三
第七十二	阮元	三七八
第七十三	惲敬	三八一
第七十四	張惠言周濟	三八五
第七十五	曾國藩	三九〇
第七十六	陳廷焯	三九五

第一 緒言

文學批評一語，古無定名。隋書經籍志於文章流別志論，翰林論，文心雕龍等諸書，皆附列總集之後，所謂解釋評論，總於此編者也。舊唐書因之。新唐書藝文志始立文史類，凡四家四部十八卷，其不著錄者又若干。宋史因之，凡九十八部六百卷，然如艇齋詩話，茗溪漁隱叢話等，又別入小說類，則分部別居，蓋有未盡者。明史藝文志亦有文史類，凡四十八部二百六十卷，其錯入小說類者未見，蓋視宋史爲加謹矣。四庫總目始別有詩文評類，然亦不能盡賅文學批評，如樂府指迷，詞苑叢談之附入詞曲類者是也。凡一民族之文學，經過一發揚光大之時代者，其初往往有主持風會，發蹤指使之人物，其終復恆有折衷羣言，論列得失之論師，中間參伍錯綜，辨析疑難之作家，又不絕於途。凡此諸家之作，皆所謂文學批評也。得其著而讀之，一代之文學之流變，瞭然於心目間矣。

文學批評與批評文學，二名並縣，詁訓兩異。文學批評之義，略如前陳，批評文學則指其中之尤雅飭整齊者而言。隻詞單句，不成片段者，固無論矣，卽撫拾賸語，勉成完書者，亦非其倫。舉此以繩，自文心雕龍，鍾嶸詩品，史通，原詩，文史通義等諸書以外，可得而數者，蓋無幾矣。今茲所論，固不限此。或者謂文學批評之盛衰，每視文學之升降爲轉移，斯又不然。魏晉六朝之文學，以太康間爲極盛，而劉鍾成書，翻任齊梁。唐人之詩，標新領異，恢廣疆土，包毓靈異，而唐人論詩，自司空圖詩品以外，未

中肯綮。妙觀逸響之句，獨標奧義，詩眼響字之論，備言音律，此皆出自宋人，遠邁唐代。宋人之詞，千年獨擅，然宋人論詞，或造詩餘之說，辭而闢之，翻在近日。至於東坡之空靈，碧山之沈鬱，推少游爲詞心，闢劉蔣爲外道，此論惟於後人得之。戲曲肇自金元，小說盛於明代，而評論戲曲，批判小說，則探幽鉤深，出色當行者，蓋猶有待。然則，謂文學批評之與文學同時升降者，誤矣。

然於此中有當知者，則對於某項文學之批評，其成熟之時，必在其對象已經完成以後。有違此例，必多乖舛。昔摯虞持論，謂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至於五言七言，但於俳諧倡樂用之。此言若令六朝以後聞之，寧不成爲笑柄。英人高斯嘗言「自今觀之，昔日之批評家建樹規律，執一繩萬，其病常在所不免，正規之批評中，常爲此規律太嚴之病所乘，而創造的想像所成之作品，常以不合當代之規律而見斥，如勃萊克，基慈，乃至彌爾敦之詩是矣。」此言可以證也。

至於中國文學批評之分類，四庫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云：「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勸爲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爲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棻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敞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舉此五端以當文學批評，範圍較狹，而詩話詞話雜陳瑣事者，尤非文學批評之正軌。然前代文人評論之作，每每散見，爬羅剔抉，始得其論點所在，正不可以詩文評之類盡之也。至若東坡之論蘇李贈答，晦庵之辨詩大小序，此則自爲考訂一派，逸出文學批評之常軌，今茲所述，蓋從略焉。

今欲觀古人文學批評之所成就，要而論之，蓋有六端。自成一書，條理畢具，如劉勰鍾嶸之書，一也。發爲篇章，散見本集，如韓愈論文論詩諸篇，二也。甄採諸家，定爲選本，後人從此去取，窺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嶽英靈集，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三也。亦有選家，間附評注，雖繁簡異趣，語或不一，而望表知裏，情態畢具，如方回之瀛奎律髓，張惠言之詞選，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語不盡傳，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見於他人專書，如山谷之說，備見詩眼者爲五；見於他人詩文，如四靈之論，見於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舉，蓋不數數觀焉。

讀中國文學批評，尤有當注意者，昔人用語，往往參互，言者既異，人心亦變。同一言文也，或則以爲先王之遺文，或則以爲事出沈思；功歸翰藻之著作。同一言氣也，而曹丕之說，不同於蕭繹，韓愈之說，不同於柳冕。乃至論及具體名詞，亦復人各一說，如晚唐之稱，或則以爲上包韓柳元白，或則以爲專指開成而後。逐步換形，所指頓異，自非博綜於始終之變者，鮮不爲所瞽亂，此則分析比較，疏通證明之功之所以貴也。

第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諸家

文學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凡一民族形成之時期，其哲人鉅子之言論風采，往往影響於其民族精神，流風餘韻，亙千百年。故於此時期中，能探求一代名哲之主張，於其民族文學之得失，思過半矣。此

其人雖不必以文學批評家論，而其影響之大，往往過一般之批評家遠甚。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舊說以爲虞舜之言，說詩者多稱道之，所託雖古，實不足信。求古人之言論，要不出春秋以來，其時實爲吾民族形成之時代。自周之興，宗族勳舊，分布東方，及犬戎進逼，幽王失國，於是全民族東徙，復興東方固有之諸族混合，文化進展。今日吾人所讀之古籍，詩書春秋，皆此時期以來之產物也。其時之思想家，與後代以最大之影響者，則有孔子。

孔子論文，皆指學問而言，與後世之言文學者不同。論語雍也：「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其意可見。他如論語所記，皆可舉證：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何晏集解引馬融說：「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邢昺疏：「文謂先王之遺文。」

子曰：從我於陳蔡間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邢昺疏：「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

後人或據四科之序，文不在上，以證孔子重德行而輕文學之旨；以文行忠信之次論之，其說不可盡信。然論語憲問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述而亦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旨可見。大抵孔子言文，要在應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其言可證也。

論語論關雎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古人以爲言其音律諧適，使人聞之中和且平，而不至於淫且傷焉。此論蓋爲音律而發。至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云：「詩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論所重，蓋在詩義，與前不同。孔子論詩，亦主應用，蓋春秋之時，朝聘盟會，賦詩言志，詩三百五篇，在當時固有其實用上之意義，此文後世論詩者所不可不知也。孔子之言見於論語者如次：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不學詩，無以言。——季氏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古人言詩，有作詩者之志，有賦詩者之志，故往往有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者。野有蔓草，說人之詩也。也，子太叔賦之而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子欒賦之而韓宣子曰：「孺子善哉。」褰裳，亦說人之詩也。子太叔賦之而韓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凡朝聘盟會之間，他人賦詩而不知其指，或不及答者，皆以爲深恥。故言詩者必重體會，孔子論詩屢及之，其意仍主於應用，如論語言：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

「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自孔子後，百餘年而有孟子。孟子之時，上去春秋已遠，朝聘盟會之禮久廢，賦詩之事已失其實用上之價值，而儒家者流，則以孔子之倡導，每每引詩以證其說，於是詩三百五篇之應用一變，而以展轉附會，去詩之本義亦日遠。

史記孟軻列傳謂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自稱知言，其告公孫丑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至其論詩書，則有知人論世之說：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萬章。

然其知人論世之說，不可盡信。離婁：「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後之述者其說多端，而終與事實不合。至若滕文公引魯頌閟宮「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以爲周公方且膺之，殊不知閟宮正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所指明爲僖公，與周公無涉。此則應用之未盡合者歟。

孔子論詩，好言體會，所稱述者往往言喻而意得。孟子始言以意逆志，始挾數百年後之意，求數百年前之志，其運用更進一步，然其不能盡合，亦可想見。孟子云：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

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萬章

今按呂氏春秋孝行覽謂舜「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之也。」韓非子亦謂「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是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妻其母，妻其主女也。」大抵戰國之間，說詩者不盡如儒家言，故有謂北山爲虞舜之詩者。咸丘蒙之問，正與呂氏春秋韓非子之說，同出一源。孟子以意逆志，推定此詩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之作，自爲鉅識，今毛詩序本此。後人徒知詩序之多出附會，不知戰國之間，其附會之離奇不可究詰，有如此者。

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之法，確爲當世一大進步，今觀孟子論北山小弁凱風諸詩，其見地之卓絕，自可想像，然推求過甚，轉有不可信者，如孟子見齊宣王，舉公劉之篇，則謂公劉好貨，舉豳之篇，則謂大王好色，皆不可信。或者孟子意在勸勉，語別有故，讀者不以辭害志可也。

荀子論詩嘗言：「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見大略篇。楊倞注：「皆言與理會者，至於無言說者也。」其言蓋爲附會詩義者而發。至其論及詩樂之關係，言獨贊闢，如云：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

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論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大略

荀子又嘗推論詩書禮樂之歸，風大小雅頌之別，其言見於天論篇：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荀子論文，其意仍主於學問，與孔子之說相似。大略篇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要其論文之旨，尙質尙用。樂論篇又云：「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卽此以觀，其不崇尚文辭可知矣。

大抵吾國先哲之論文學，不尙玄想，不重辭采。文學中之所表現者，其事不出於家國身世，其歸不出於輿觀羣怨。至若先哲之稱道詩書，其旨亦不外於修身淑世而已。儒家如此，尙質之墨家更可知。墨子公

孟篇稱「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三百篇之數與儒家之言詩同，而墨子所引詩篇章句，與儒家所傳，略有出入，今不贅，然其言文學之旨歸，則與儒家相同。墨子非命篇云：「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舌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

先秦顯學，首推儒墨，凡其所論，略見上述。道家之論，頗涉玄妙，於後世之文學，良多影響，至於評騭文學，固無可述。獨法家者流，詆訶文學，商君書謂「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辨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又謂「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韓非子亦謂「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法家之論，大抵如此，不待盡述。

第三 詩三百五篇及詩序

詩爲文學之大宗，詩三百五篇尤爲中國詩之祖，故言中國文學者，不可不知詩三百五篇之起源，及古代詩說之遞嬗。詩三百五篇之結集，大約在孔子之前，當時朝聘盟會，以賦詩爲常事，樂工肄習，亦自有其通行之本，此三百五篇之詩，殆其時統治階級詠歌之作，而樂工之所通習者也。此三百五篇之本，因流行於各地，篇幅章句之間，容有異同，按之古籍，尙可得其端倪。然其大數，要必不異，故孔子言詩三百，墨子亦言詩三百，至於篇章之異者，亦不多見，則當時之有通行本可知矣。